

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 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

毛丽娅

(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9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8)

摘要:道教和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终极关切是与其构设的理想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道教“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新天新地”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作为神圣空间,道教的“洞天福地”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既是修道者的修仙之地,又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所;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与末世论有关,随着基督的复临才能临到或完全实现。

关键词:宗教哲学;道教;洞天福地;基督宗教;新天新地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2-0040-07

当代最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 1886—1965)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①。按蒂里希的理解,宗教乃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即是说,它表现的是人生之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而这种终极关切又是与其构设的理想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 道教与基督宗教的终极追求

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长生久视,得道成仙;基督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成圣”,得享“永生”。道教认为,人通过宗教修持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道教所言“成仙”,既指肉体成仙,又指精神成仙。在早期,道教多强调肉体成仙,认为人经过一定的修持,服食金丹,可以即身飞升成仙。晚唐以来,道教淡化了肉体成仙的宣传,侧重于精神成仙的追求,转向灵性不灭的“成仙论”。特别是全真道,实际上否

定了肉体成仙的目标,而以精神或者灵魂的超越为其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学道飞仙,驾云乘龙”^{[1]834}。“成仙”是与“得道”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得道”,唐代著名道教思想家司马承祯认为,“生之所贵者,道”^{[2]892};“得道”就是“神与道合”,就能“形随道通,与神合一,谓之神人”^{[2]896}。这样,有限的个体就获得了无限的生命价值。

基督宗教的“成圣”(Sanctification),即成为圣洁者,指人要从罪恶的本性和罪恶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依靠神的力量,洁身自爱,成为圣徒。在《圣经》中,“成圣”常用“分别为圣”来表达,其涵义:一是从罪中分别出来(separation from sin),使人进入上帝的爱^{[3]约17:15-26};二是向圣洁者奉献(dedication to holiness)。因此,“成圣”是上帝凭他的旨意使人分享他的圣洁的过程。“成圣是上帝恩典的工作,藉此人得以洗净众罪,完全献给基督。它发轫于重生,基

收稿日期:2008-1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项目编号:01030034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80431086)“终极关切与社会和谐:道教与基督宗教生命观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毛丽娅(1965—),女,四川乐山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督徒能够并且应当一生居于其中,在恩典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常常长进”^{[4]657}。成圣意味着分享上帝的永恒生命,这也是基督宗教信仰中人类最终获得拯救的真正内涵。没有此神人合一或对上帝神性生命的分享,就没有拯救的最终完成。就天主教的成圣观而言,其实,当天主教宣布某人为圣人时,就此人而言,教会只是在用自己的权威公布他或她已经获得永恒生命,亦即达到了与神合一。天主教的成圣观历史悠久,而且对天主教的圣人神学思想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天主教会仍然在不断公布众多类型的男女圣人,如精修圣人、殉道圣人、传教圣人、教父圣人、平民圣人、皇族圣人等^{[5]149}。

与“成圣”相关的概念是“称义”(justification)。“称义”是指使人脱离罪恶而可以称为“义人”。“称义”是上帝白白赐的恩典,“称义是上帝藉基督完成的作为,它把人从罪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与人重新立约”。称义包括:“罪得赦免和按公义的原则而赐的永生应许;这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而只是因信救赎主的血;因这信,上帝便将他完全的义白白归给我们;称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蒙他悦纳,最为有福,并叫我们获得今世和永恒必须的各种福分。”^{[6]644}基督宗教认为,人“称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内在的更新,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也要实际的活出义行。重生(regeneration)是得赦免的第一步,圣灵开始在我们的内心工作。成圣则是内心和外在行为的不断净化的过程。所以,重生包括了成圣,重生是成圣的开始。即“称义”是起点,成圣是重生的完成。基督宗教的得救或得永生的神学含义,是指人重新与上帝和好,摆脱与神、与人、与己、与自然和社会相隔离的状态。称义和成圣都包涵了恩典。称义完全由上帝的恩典完成,成圣是人付出努力而又靠上帝的恩典完成^{[7]96}。加尔文认为,完全成圣虽然是基督徒应该锲而不舍追求的目标,但在今生必然不能蹴致。不过,18世纪,英国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根据《新约圣经》中耶稣的教导,把基督徒的成圣称为“基督徒的完满/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并以此表达他的“全然成圣”(entire sanctification)人学。《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3]太9:48}《希伯来书》也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3]来6:1}在约翰·卫斯理看来,“完全”有许多意义,在这里却是指完全的爱,是摒弃罪

恶的爱,是充满心中并负起灵魂全部功能的爱。不过,尽管约翰·卫斯理认为他见过不少完全成圣的基督徒,但他毕生从没有声称自己已臻于完全。而且卫斯理所说的“全然成圣”或“基督徒的完满”是一种纯洁的爱,他也承认这种人生境界只是在人的定限内可达到的高峰。

在成圣的问题上,东正教主张称义与成圣是上帝的同一个拯救工作,是一个连续没有停顿的过程,其目标是人能恢复与上帝有亲密的共融(communion),因而能分受上帝的本性;只不过,人所能分受的只是上帝的能力(energy),而不是上帝的本质(essence)。所以,人虽可以神圣化,却不会导致泛神论。上帝还是超越于人的上帝,人还是有定限的受造物。因此,无论是约翰·卫斯理所说的“全然成圣”、“基督徒的完满”的人生理想,还是东正教的“人的神圣化”的人生境界,都是在人的受造物限制内,人生命提升的极致是分享到上帝的道德属性^{[8]272-273}。

二 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的趋同

1. 无论是道教的“洞天福地”,还是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都与信徒追求的终极目标紧紧相联。

道教追求的最高生命境界是个人的得道成仙,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努力进入仙境。道教称神仙所居之境为仙境,是自然之道造化的结晶。在道教看来,神仙生活的环境是最美的。关于仙境之说,源于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淮南子》中有关于昆仑山的神话。之后又有了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的传说,道教承袭了古代的神话传说。道书中有托名东方朔所著的《海内十洲记》,称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为十洲,称昆仑、方丈、蓬丘(蓬莱)三神山为“三岛”,合称“十洲三岛”。道教的“洞天福地”也是信道者认定的神仙所居的名山胜境,是信道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生存空间。不过,道教理想境地与基督宗教有所不同。除了构设的“十洲三岛”外,道教更致力于现实人间仙境“洞天福地”的营造。一般认为,道教“洞天福地”观念的形成可溯源自中国古代对山的崇拜,因此有关神山、仙山的传说自古不绝。《尚书》、《礼记》、《山海经》、《列子》、《史记》都有相关记载。道教“洞天福地”的观念大约形成于东晋以前。根据《无上秘要》记载,东晋的《道迹经》说“五岳及名山皆有洞

室”^{[9]卷4,11},并列出了十大山洞,即王屋山洞、委羽山洞、西城玉山洞、青城山洞、西玄三山洞、罗浮山洞、赤城丹山洞、林屋山洞、句曲山洞、括苍山洞^{[9]卷4,10}。这些山洞与后来的“十大洞天”一一对应。“洞天”意谓山中有洞室通达上天。《道迹经》引有《福地志》和《孔丘福地》,“福地”意谓得福之地,即认为居此地可受福度世,修成地仙。隋唐以后,随着道教及其修炼方术的发展,除了十洲三岛和天界等理想中的仙境外,许多名山胜地也被视为神仙所居之洞府,或修道成仙之佳境。较早的记载见于《云笈七签》卷27的唐代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称天下名山中有“十大洞天”^②、“三十六小洞天”^③和“七十二福地”^④,均为神仙所居处,是道教地上仙境的主体部分。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对洞天福地的记载,与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大致相同,而“七十二福地”的内容则有所增删。道教的“洞天福地”都位于名山胜境,反映了道门中人对美好自然环境的追求。

基督宗教的生命理想是“成圣”,得享“永生”。基督宗教的“永生”是与其追求的“新天新地”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基督宗教信仰,人类历史最终必然走向基督所描绘的天国(“神的国”),即“新天新地”。从过程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迈向“新天新地”的完美境界的历史。“新天新地”是一个神与人、自然和谐无间,生态环境佳美的理想境地,是基督徒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的终极期盼。在新天新地中,神、人、自然之间是和谐的,神供给人类生命水和生命树^{[3]启22:1-2},世界回到创造之初伊甸园的美好。根据《创世记》,上帝让人类始祖亚当生活在伊甸园,这里环境优美,“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3]创2:10},四条河流穿园而过,园内绿树成荫,佳果满园,赏心悦目,故称“乐园”。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乐园,上帝委与他们管理看守万物的职责。亚当犯罪使人类失去了乐园,于是促使上帝与人、自然复和,恢复乐园,便成为基督救赎的目的,也是基督宗教对人和自然的终极关怀。《圣经》关于人类犯罪的故事说明了这种原本和谐的关系如何被破坏而产生纷乱的因果关系,而新天新地的呼召也并不是要人离弃世界,而是要人恢复神、人、自然万物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

2. 在“洞天福地”和“新天新地”中,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自然环境良好。

道教“十洲三岛”有极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动植物种类繁多。晚唐道士杜光庭在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的基础上著有《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在杜光庭的笔下,洞天福地一派绮丽风光,“或瑶池翠沼流注于四隅,或珠树琼林扶疏于其上,神凤飞虬之所产,天麟泽马之所栖”^{[10]55}。这是道人们神奇想象世界的产物,也是信道者对人间美好人居环境的追求。这些理想仙境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这里环境幽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名山,不仅有秀美的自然景观,而且都有茂盛的林木花草和清泉秀水,更是各种禽兽等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11]183-184}。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审视,道教的洞天具有近乎完美的生态结构。“几乎所有有关洞天福地文献提到的洞天,其自然环境都无一例外是异香芬芳,绿树成行,井泉甘美,气候宜人,灵凤翱翔,神龙飞舞,五灾不侵,百病不生”^{[12]312}。这是一种极具自然而又理想的生存环境,也是道教的神仙所居之处,而且道教认为在这样极其美好的自然环境下可以通过修炼而得道成仙。如《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上谈及武当山的地理位置时,对环列的72峰、36岩、24涧进行了详细描述。作者特别注意描写其自然景色,称天柱峰“晨夕见日月之降升,常有彩云密覆其岭,峰顶东西长七丈,南北阔九尺,四维皆石脊如金银之色,地产异草,细叶延蔓,四时弗凋”^{[13]648}。正是这种自然山川之美吸引了无数追求生命超越的信道者前来“修真炼性”,而信道者的活动又给洞天福地增添了人文的内容,它是自然生态的一种朴素延伸。所以,《武当福地总真集·跋》说:“自有宇宙,则有山川。然洞天福地表于宇宙间,则未有不因人而重者。故南障以匡俗所庐而易其名,天台以桐柏所治而新其号。山有仙则名,信矣!”^{[13]668}在洞天福地中,人的生活是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生活,洞天福地的时间系统、空间系统与凡俗也是不同的。从道教中的“壶天”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洞天福地空间模式的特异之处。一壶虽小,却可以包揽茫茫宇宙。洞天福地的时间流逝缓慢,不仅体现出仙凡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说明了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沟通^{[14]375-378}。对于道教“洞天福地”的特点,张继禹先生在其所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中作了概括;张广保先生所撰《唐以前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研究——从

生态学视角》对道教洞天福地的类型和生态构造也做了详细的论述^{[12]285-321};乐爱国先生在其《道教生态学》中也认为,道教的“洞天福地”观念反映出道教对于生存环境的重视以及对于美好自然环境的追求^{[15]255}。

在末日审判后,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3]启21:5}。他原来的创造要被这个“新天新地”所取代。基督宗教认为,由于上帝的爱和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人类赎罪,恢复了人与神的正常关系,预示人类必将恢复乐园,进入一个“新天新地”。经过末日审判,信仰上帝并遵从上帝诫命的人将永远生活在天国里享福,而不信上帝并受其惩罚的人将被放入地狱(烧着硫磺的火湖)受苦,即“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3]启22:11}。在“新天新地”中,上帝要亲自住在世界,“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3]启21:3}。先知以赛亚盼望中的新创造^{[3]赛65:17-25}再次出现。上帝要亲自安慰人类和万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3]启21:4}。上帝的启示要直接临到所有的受造物,无须再有媒介,这是因为宇宙万物都同得救赎了。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新天新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动植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比和谐的关系。上帝创造的动物不再互相残杀,而是一起吃草得饱,“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3]赛65:25}。《以西结书》也说,上帝栽有“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3]结17:23}。

“新天新地”也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理想境地,是一个人类与万物同得救赎以后的祥和、安乐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伤害,也没有邪恶,有的是公义、爱、喜乐、永久的和平和永恒的生命,所有的被造物都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3]结17:23}。人们“永远欢喜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人民安居乐业。《罗马书》也强调:“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3]罗14:17}“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

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3]罗15:13}新天新地也是与神合一的理想状态,是所有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进入“新天新地”的人已是出死入生,他们幸福快乐,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灾难、痛苦,人与万物各得其所,与神同在,共享幸福欢乐。正如《启示录》所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3]启7:16}大地将成为上帝的居所,所有的福气、希望、快乐、理想……都将实现于大地上。就如主祷文所说:上帝的旨意将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高层次的和谐既包含自然界的和谐,也包含个人和社会的和谐。这也正是基督徒对“上帝之国”,一个公正的、和平的、和谐一致的世界的基本期待。但是,基督宗教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天国,“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3]林前15:41-42}。

三 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的相异

道教的“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的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

首先,作为神圣空间,道教的“洞天福地”体现的自然属性较多,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体现的社会属性较多。道教基于中国古代对山的崇拜以及大地为母的思想,山处于母体之中,人在自然之中,其洞天福地多位于名山胜境,是存在于人间的仙境,它充分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想。道教“洞天福地”与“新天新地”的这一区别,实际是道教重现世、向往尘世幸福,基督宗教重来世、更重精神生命的具体反映。葛洪就承认,神仙道教修炼长生之术的目的,源于对现实世界幸福生活的追求。他说:“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16]53}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意味着一种新而公义的秩序的重新建立。这个新世界的象征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岖崎岖的必成为平原”^{[3]赛40:4}。在《新约》中,耶稣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上帝的国度。他论到国度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先知都在国度之内。显然,这国度就曾存在历史之中。他论到国度是现在的事。他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3]路17:21}以

上帝的国是此时此地现存的实体。他也论到将来的天国,因他在教导人的祷文中,祈求国度的来临。对于耶稣基督的天国教训,圣经学者在诠释耶稣基督所说“天国”的意义时,意见不一。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解释:一是天国已经来临且实现了;二是天国尚未来临,它是末世时才会临到;三是天国已经来了,但尚未完全实现,要到末日时,天国才会完全实现。尽管这三种说法都有其圣经的根据,但这三种有关天国的说法都与末世论有关。根据威廉·巴克莱《新约圣经注释》,上帝的国是上帝的旨意可以像天上那样完全实行在地球上的一个社会。历史中任何一位完全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已在这国度之内;现在若有人完全实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在这国度之内;由于这世界与上帝旨意完全普遍的实行相差甚远,故国度的成全还在将来,所以他仍旧是我们必须祈求的对象。而要在国度里面,就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国度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最个人化的所在,它要求的是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我的生命的全部降服。惟有在我们各人从事如此的决定和降服时,这国度才能来到。^{[17]136-137}

在耶稣基督的末世论中,天国是上帝统治的地方,其中没有罪恶,没有黑暗,只有悔改而离弃罪恶者才有资格进天国^{[3]太4:17}。因此,每个人是否进入天国,无论活人还是死人,届时都必须经过基督在世界末日进行的审判,他要“将义人和恶人最后分开。恶人要得他们罪恶永远的报应;主却要彰显他怜悯的荣耀,拯救他的子民,使他们完全享受永生”^{[18]682-683};“世界的终结近了;末日基督要从天降临,叫死人从坟墓中复活得赏罚;他们要被分开,恶人受永刑,义人得永乐,这一次的审判是照公义的原则永远限定人,或永在天堂,或永居地狱”^{[6]650};“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恶人要受无穷尽的刑罚”^{[4]660}。基督宗教认为,人的原罪是无法自救的,只有相信上帝和他派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一切顺从上帝的安排,在末日审判时才能进入天堂,获得“永生”,这是上帝的爱和恩典的结果,否则在末日审判时就会被投入地狱。“天堂经常被基督徒解释为对人在尘世行善的一种奖赏,而地狱则是对人在这个世界作恶的惩罚”^{[19]248}。20世纪,英国神学家约翰·希克认为,正是上帝对人的目的的实现(人性的全部可能性将在其中实现),构成了“天堂”。换言之,“天堂”所指的就是上帝对人的目的的实现,即人性的全部可能

性的实现,是永恒的因而是无限的善境;而“地狱”也相应地不是指永恒的苦难(那是同上帝的权能和仁爱不相容的),而是指此生常常经历的涤罪性的受难之继续,它最终将导致更高的天堂之善^{[20]250-253}。而道教认为一个人是否成仙,主要靠个人的修持。

天国是上帝旨意实现的地方^{[3]太5:20},耶稣呼唤人类进入新的王国。在他看来,规范、规则与社会结构都是世俗世界的东西。结婚也只在这个世界是重要的,对于神的王国或者在那死后又复活的人的世界中,结婚是不重要的,“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3]可12:25}。不过,在基督宗教的末世论中,包含了对上帝重新创造的赞美,上帝重新的创造,不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非人类生物^{[21]278}。新天新地到来,所有的被造物都得到更新和永生,进入天、地、人之间永久和谐与平安的状态。

天国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天国是普世性的,它好比“面酵”的发酵能力^{[3]太13:33}以及芥菜种的成长力量^{[3]太13:31-32},能够普及于全世界;在天国中,上帝要容忍所有的人^{[3]太13:24-30}。不难看出,耶稣基督教训的天国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在这个由上帝直接统治的天国中,一切被造物都充满了希望,都得享上帝的救恩,所有的被造物要分享上帝的荣耀。这个新天新地将在末日来到,让所有的一切都得到更新。

其次,道教的洞天福地大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道教对“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都有具体描述,因为道教的“洞天福地”本来就位于天下名山,是实实在在地建构在名山之间的人间仙境。司马承祯的《天地官府图》说:“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1]611};“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1]618}。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在末世,随着基督的复临才能到来或完全实现。在基督宗教神学中,世界上的万物都一同参与死亡和复活的过程,耶稣的复活是“新天新地”的基础。耶稣的复活更新了一切的生,随着基督第二次复临,先知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3]启21:2-3}这个新耶路撒冷被描绘成了一个“新

天新地”^{[3]启21:1},所以它也具有某种普世的特性。

第三,与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不同,道教的“洞天福地”既是修道者向往的圣地,又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所。道教洞天福地既是神仙居住之所,也是道士修道成仙之地。具有远离尘嚣,与世隔绝,自然环境良好,人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等特点。道教的各类神仙传中,记述了许多在“洞天福地”中修炼而得道成仙者。根据《南岳小录》记载,在“三十六洞天”的第三洞天南岳衡山,两晋南北朝时有陈真人兴明、胡浮先生、尹真人道全、徐真人灵期、陈真人惠度、张真人昙要、张真人始轸、王真人灵舆、邓真人郁之九位著名道士在这里得道成仙^{[22]865}。

道教的“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信徒实现生命超越,达到永恒的归宿。只不过在《旧约》中,耶路撒冷的重建与以色列的复兴都是在创造新天新地的处境中被看见^{[23]2887};在《新约》中,“新天新地”将随着基督的再来,必会完全降临或完全建立起来。而道教“地仙”的神仙世界则是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妙重合。它既是神仙所居之地,又是道教徒修炼成仙之地,充分体现了道教徒对尘世生活以及理想生存环境的向往。这种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对于现代人居观念和人居环境的构建不无启迪。

注释:

- ①“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着它。人整体地关切着那整体,那整体是他的本真存在,它在时空中被割裂了。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Systematic Theology*. V. I, p. 14,何光沪《保罗·蒂里希及其哲学神学思想》,载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15页。〕
- ②十大洞天:王屋山洞、委羽山洞、西城山洞、西玄山洞、青城山洞、赤城山洞、罗浮山洞、句曲山洞、林屋山洞、括苍山洞。
- ③三十六小洞天:霍桐山洞、东岳太山洞、南岳衡山洞、西岳华山洞、北岳常山洞、中岳嵩山洞、峨嵋山洞、庐山洞、四明山洞、会稽山洞、太白山洞、西山洞、小汾山洞、潜山洞、鬼谷山洞、武夷山洞、玉笥山洞、华盖山洞、盖竹山洞、都峤山洞、白石山洞、岫漏山洞、九疑山洞、洞阳山洞、幕阜山洞、大西山洞、金庭山洞、麻姑山洞、仙都山洞、青田山洞、钟山洞、良常山洞、紫盖山洞、天目山洞、桃源山洞、金华山洞。
- ④七十二福地:地肺山、盖竹山、仙磕山、东仙源、西仙源、南田山、玉溜山、清屿山、郁木洞、丹霞洞、君山、大若岩、焦源、灵墟、沃州、天姥岑、若耶溪、金庭山、清远山、安山、马岭山、鹅羊山、洞真墟、青玉坛、光天坛、洞灵源、洞宫山、陶山、三皇井、烂柯山、勒溪、龙虎山、灵山、泉源、金精山、阁皂山、始丰山、逍遥山、东白源、钵池山、论山、毛公坛、鸡笼山、桐柏山、平都山、绿萝山、虎溪山、彰龙山、抱福山、大面山、元晨山、马蹄山、德山、高溪蓝水山、蓝水、玉峰、天柱山、商谷山、张公洞、司马梅山、长在山、中条山、茭湖鱼澄洞、绵竹山、泸水、甘山、山、金城山、云山、北邙山、卢山、东海山。

参考文献:

- [1]张君房.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司马承祯.坐忘论[G]//道藏:第2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 [3]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G].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8.
- [4]美国自由意志浸礼会信仰论文[G]//历代基督宗教信条.汤清编译.第5版.香港:香港基督宗教文艺出版社,1999.
- [5]赵建敏.天主教成圣观的天人合一幅度[C]//何除,林庆华.基督宗教与道教伦理思想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6]新罕布什尔浸礼宗信仰宣言[G]//历代基督宗教信条.汤清编译.第5版.香港:香港基督宗教文艺出版社,1999.
- [7]杨庆堃.肉身成道:儒家与道教的救赎论[J].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2003,(34).
- [8]罗秉祥.约翰·韦斯利“完全的爱”与龙树“大慈大悲”的丝绸之路对话[C]//陈声柏.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9]无上秘要[G]//道藏:第2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 [10]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G]//道藏: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 [11]张继禹.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12]张广保.唐以前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研究——从生态学视角[C]//郭武.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3]武当福地总真集[G]//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 [14]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5]乐爱国.道教生态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英)威廉·巴克莱.新约圣经注释:上卷[M].方大林,马明初等译.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 [18]改革宗信仰述略[G]//历代基督宗教信条.汤清编译.第5版.香港:香港基督宗教文艺出版社,1999.
- [19]Keith Ward. *Ethics and Christianity*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20]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M].第2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 [21]Celia Deane-Drummond and Bronislaw Szerszynski. *Re-ordering Nature: Theology, Society and the New Genetics* [M]. New York: T&T Clark Ltd. ,2003.
- [22]南岳小录[G]//道藏: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
- [23](英)纪博逊.旧约圣经注释:下卷[M].陈佑人等译.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

Ultimate Concern and Ideal Surroundings: Comparison Between Taoist “Abode of the Immortals” and Christian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MAO Li-ya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aoist as well as Christian ultimate concer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ideal world, which a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of “abode of the immortals” in Taoism and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in Christianity. There is, howev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s sacred space, Taoist ideal world located in famous mountains is not only for Taoists becoming immortal but a substantial place of existence, while Christian real world related to the final judgment is fully realized with Christ's second coming only.

Key words: Taoism; abode of the immortals; Christianity;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责任编辑:凌兴珍]